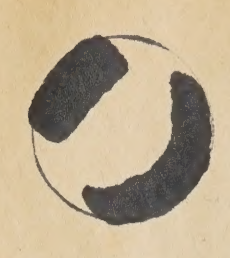

司馬
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三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治平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聞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廷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恇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

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寳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勑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巳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啣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乞

賜裁察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原則流淸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敎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

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

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歴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

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恊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相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為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辯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異是鬬訟之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

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況今災異屢降饑饉荐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維呂景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二日上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

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
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
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
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
貶竄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
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
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
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
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

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群臣無不憂疑

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况今國家多事

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安若

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强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群臣若有

奏事久不退者雖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

無所害但使群下畧得瞻望淸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

取進止

論宰臣押班劄子

臣伏覩今月七日勑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勑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會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内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

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爲天下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旣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卽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巳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卽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羣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退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咸戴上恩傾心歸

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獘然則詳其末而遺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

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為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郎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上聽斷書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上

臣材識駑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

隕首捐軀無足為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
分為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葢緣人臣各務逞其私志
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
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鬭於前而朝廷為之多
事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
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
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
為私鬭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
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徹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

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狥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謀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

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彊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

是非未明則不可不慎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臣光昧死再拜

乞更不責降王陶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謝上表言辭狂率恣為詆毀多過其實欲有敷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

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日王陶肆其偏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容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葢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爲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

邪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佗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爲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顏形迹之嫌故也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

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驚群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聞廣淵

所爲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𡵓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為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

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爲泥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爲耻不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取進止

言郭昭選劄子 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曏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

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
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
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
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
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厮役直除
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
有何功勳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
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
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厮役之人爲之哉況

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覬望之心此書所謂啟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奸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厲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

匪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
候乞賜追寢取進止

貼黃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虛的審或
如此尤爲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於官
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
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矣漢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彼爲其

子猶不可況爲佗人乎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三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四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二

言高居簡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

慮故也陛下卽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議陛下之失况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爲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
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
以自防逸豫之生也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與
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寵而
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
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勾當御藥院官至
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三上殿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爲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心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臣竊惑之伏

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衆心其餘勾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内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累日前上殿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

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曏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

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閹閾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當日罷居簡御藥院除供備庫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氷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

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實無顔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挬直則居簡爲姦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慝臣與居簡勢難兩留况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賑贍流民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

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鄉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繈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旣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旣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

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

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歳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蝗螟則糇糧巳絶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

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姦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

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佗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釆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

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

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輙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旣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閤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當應完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壞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佗日亦將

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
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
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
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
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
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
職薦舉賢能糾案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

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

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耻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于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

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

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辠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
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言石椁劄子治平四年九月八日上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鞏石四重其二重並寄於枋木之
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爲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隕墜於
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爲石椁其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
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已出百端沮難苟欲修飾目前自營
私計不爲梓宮萬世之慮爲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
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討

二十四時辰了畢如蒙别差人定奪却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軍令不辭公列奏牘誑惑朝廷是致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曾改移臣時充山陵儀仗使目覩内臣黄懐信用夷牀澁牀等下梓宫數刻之間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畢有赦守約若水等緣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黄懐信等宜優與酧奬貴使賞罰明白人知聳畏取進止

辭賜金劄子治平四年七月二十日上

臣先奉勑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匹錢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箔金伍拾兩并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例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羣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耻立今臣等雖備位五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勲效再受重賜況臣職在執憲當抑絕僥倖而身自爲之將何以糾正佗人其箔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納入庫庶使下臣有以自容取進止

辭賜金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八月二日上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聞丞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舉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仁君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爲政有功宜賞

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

莫不解體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狥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也然則人主愛一嚬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性寛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人羣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兹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鐫減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横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承厚陵猶遵遺制比承昭陵事事裁減而所賜羣臣之物乃更多

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貪昧財賄揣循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於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陛下成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四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五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三

論衙前劄子治平四年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

爲里正西鄉上戸家業百貫亦爲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戸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爲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鄙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戸一戸應役則九戸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

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
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
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戸常充重役
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戸
爲抑强扶弱寛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
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
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
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
鄉戸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

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慜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

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别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取進止

言横山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内人戸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内懷桀驁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

下且以拊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堠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爲晚也取進止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葱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嵬泥嚢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尙懼語言疏略未

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
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
周覽於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
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群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
唯以詐謀攻戰相尙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
受辛苦樂鬬死而耻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
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
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
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

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抄畧及經沙磧饑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眞宗即位會繼遷爲羅潘友所殺眞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

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旣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歛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且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巳賜以誓詔冊爲國王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討不得巳也鄕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戸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耻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

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竊巳之財巳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

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
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
若縱其毒蠚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
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北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
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
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
之際陛下深詔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
之猶懼諒祚狠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埸又
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

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囊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

計中矣縱使嚷側實有降心葢亦私有忿恨或别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强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葢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

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藏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爲流殍

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愼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輿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耻以招之

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佗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橫山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卽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取進止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覩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前者

並依前後勑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案百僚糾擿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寛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

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群臣得以壅蔽聰明也取進止

言張方平劄子 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狠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取進止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一日上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鄉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儻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乞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憒未曉所謂伏望聖慈

察臣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
受取進止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治平二年十月二日上）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
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廷大政必
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
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諭以至意溫密纖
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氣血得爲人類自
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

浼誠宜卽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

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

勝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

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

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

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

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况侍讀學士

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十五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六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四

請不受尊號劄子治平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以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

溫無氷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悽惶流離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至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疢久而未愈此皆

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
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群臣所上表章郄尊號
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
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
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
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群生百姓莫不幸
甚況陛下曏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
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
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群臣皆以

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議謀殺巳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知登州許遵奏婦人阿云於母服內與韋阿大定婚成親後嫌韋阿大夜間就田中用刀斫傷縣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遂具實招通合作案問欲舉減二等大理寺不合作謀殺巳傷絞罪斷遣下刑部定得大理寺允當遵不服詔下光與王安石定奪安石以爲遵議是後朝廷竟從安石議

臣竊以爲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

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佗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刼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佗罪致殺傷人佗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

從鬬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論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佗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畧人皆自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畧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鬬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

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
科疏既指名故殺傷人則是因盜謀殺傷人者自從謀法
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勑謀殺人傷與
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勑裁以爲謀殺已傷而罪不至
死者卽是自首之人按尊長謀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
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問答條云謀殺凡人
乃云是舅又云謀殺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彼
皆謂謀而未傷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
刑當使重輕有叙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

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鬬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況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直至官司執錄將行栲棰勢不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爲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無以懲惡開巧僞之路長賊殺之

原姦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大理寺
刑部所定已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兩
科今來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
賜裁酌施行

辭免館伴劄子熈寧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臣近爲差館伴北朝使人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
使宣諭以使人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
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
差遣臣所以輙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偷安誠以

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接四方之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實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鄙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虜中情僞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戇遇事褊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

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取進止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熈寧元年七月三日上明日有旨只委三司差官管勾

臣近曾乞別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才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

歲月庶幾有効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爲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熙寧元年七月十七日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二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荅已具牓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

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寳元年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
太祖以燕晉未平郤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
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
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
不可與諸子同耳群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
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
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
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臣爲深恥於是群臣復以
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

尺一牘單于荅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爲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常以爲可耻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群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舉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取進止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内顧慚懼非是欺衆以邀虛名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

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冡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曏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食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食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

乎況復城橹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
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恊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
凡宣布恵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
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
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
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
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
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

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群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尙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

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眾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黙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取進止

邇英奏對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熈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没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者百五十萬石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絶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

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
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
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
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
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
但取資叙及酬奬爲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
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
所見止如此更乞博咨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
獨臣有此愚見他人皆不以爲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

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洊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爲始宜聽兩府辭賞爲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

急務也光曰常衮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耶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遂起

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邪此言豈可據
以為實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
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幃幄平定諸
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
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
玉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
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
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
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引常衮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

辭明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
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六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七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五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勅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

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絶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

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盖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

然發憤深詔群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

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

猶築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絶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

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
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旣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
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
苟且狥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旣以德行取士則彼貪
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淸議所貶見棄
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
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
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
鄉里除自巳親戚及曾犯眞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

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閑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使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

具姓名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考試其試官或朝廷臨時添差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濶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即不滿舊數亦聽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

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群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不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

私惠聚在仕官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耻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來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晝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才化民成俗固已踈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

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問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牓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

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
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
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即爲優等過犯情輕少
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
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
二八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
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
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
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

奏乞行衝替其開封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

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

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上

臣竊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會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疏

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爲夏虜所殺陜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與爲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嫗煦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

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畧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爲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爲前日所爲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

念至於再至于三當先修内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風俗劄子熈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塲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

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

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上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五日上

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

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叔制政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有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鶩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

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
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
懸情愛已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
一邪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
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
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綱之以綱絲之以紀故詩
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
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
方伯州牧卒正連師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

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
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
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
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
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
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
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
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
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群書雖中宗高宗之

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内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

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眞安民

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
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
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
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
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
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
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
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
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

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

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司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在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

蹔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巳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巳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

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

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
尙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
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
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
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
而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
臣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
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

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曏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向譬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

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邪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

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决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决遂使群臣有尙勝者以巧文

相攻辨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

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决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

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七終

